

野 村

1996 年卷 · 小说

麦 青 著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百花文艺出版社

野

村



麦



著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青年作家麦青的第一部小说集。作品多以豫西地区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为背景,再现了历史变革中农民的生活画面,极其细致真切地反映了封建统治在农民心灵上留下的烙印,风格苍凉沉郁。

野 村
麦 青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市宝坻第五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4 字数 168000

1996年12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06—2479—2/I·2214

定价:12.00元

总 序

袁 鹰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前年开始出版 1994 年卷 1 册,去年出版 1995 年卷 12 册,今年继续出版 1996 年卷 1 册,三度芳菲,春光满眼。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园圃中一簇簇新葩临风摇曳,顾盼多姿,芳香四溢,心头禁不住涌起阵阵欣喜之情。

这套冠以“文学之星”的丛书,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和百花文艺出版社为了服务文学事业、促进创作繁荣的一项举措,寄希望于新世纪新人,着眼于那些具有文学才华、取得优异成绩而又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出版个人专集的青年作者,为他们搭桥铺路,擂鼓助威,采取每年出版一套丛书的方式,堂堂正正地将他们送上文坛。因而,也可以说是一项文学的“希望工程”,一项跨世纪工程。

前两年,冯牧同志和我在为 1994 年、1995 年卷所作序文中,在开端和结束处曾说过这样两段话:

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

的文学遗产，顺乎 20 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学。将近 100 年来，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八十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推动文学又一次春潮汹涌，骏马奔腾。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为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回首百年，不免五味杂陈，万感交集，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无穷希望的天地，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这一批青年作家，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都可能成为 21 世纪文学的启明星，升起在世纪之初。启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两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寄托绮思遐想，但对现实中的星，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

作为本丛书编审委员会的主持人，冯牧同志不幸于去

年秋天离我们远去，给我们留下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也留下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他勤勤恳恳全心全意对祖国文学事业的献身品德和培育扶助青年作者的满腔热情，无声地教育和激励着我们继承他留下的编审“文学之星丛书”工作，仍然本着同样的认识，同样的愿望，怀有同样的心情，一如既往，不敢稍有懈怠。

三年以来，不敢说已经推出多少部巨著，巨著将会伴随巨匠诞生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可以奉告于作者、读者和文学界同行之前的，自接受委托参与编审之日起，我们都是兢兢业业，努力遵循“二为”方向，贯彻“二为”方针，为文学园圃的绚丽繁华贡献绵力，增添一花一叶。每次编审工作前后历时一年，自始至终，都以作品质量为唯一取舍标准。我们高兴地读到一批批贴近时代风云、贴近人民爱憎并且具有各自艺术特色的作品，其中有不少作品先在刊物上发表时就得到好评，为文学界和读者瞩目。他们的作品中，焕发着文学新军共有的英姿朝气。我们也乐于看到一些在创作手法和风格上有所创新、有所尝试的作品，即使这种创新和尝试还处于探索阶段，未臻成熟，那也比固步自封、墨守陈规、吃别人嚼过的馍要好得多，毕竟，21世纪的文学属于开拓的崭新的文学。1996年卷的12册，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儿童文学和评论，在这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确是新的、可喜的收获。

我还想顺便介绍一下编审工作。我们编审委员会成员来自四面八方，平时分散读作品，分组交换意见，每年只在终审时集中几天，反复讨论。炎暑之际，虽然远避尘嚣，情绪却一样灼热，直到最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顺利决定了入选

书目,大家才顿时感到一阵轻松和清凉。审读的程序力求做到严肃和严格。比如,从初审开始,就隐去作者姓名、实行“闭卷式”审读,二审、三审都在只看作品不问作者的情况下进行,直到集中终审时,才现出庐山真面目。可能有人认为似乎多此一举,但我们的目的还是为了力求避免和排除某些时俗不良风气的干扰,减少不必要的心理负担,使编审工作比较安宁纯净的气氛中顺利进行。又比如,个别书稿正在顺利通过初审二审进入终审时,突然获悉作者已有或者即将有另一部新作问世,为了严格按章程中“出版第一本书”的规定办事,不得不忍痛割爱,因而也不止一次经受一种不免惋惜却又无可奈何的惆怅。这种做法,这种心情,我们自己甘苦自知,当能得到有关当事人所谅解和期待入选的作者们所赞许吧。

三年转眼过去了。本丛书再出版三卷,我们就将走到21世纪的大门口,就将聆听到新世纪那震撼心灵的钟声。每念及此,不觉心绪如潮,难以言宣,同时也就分外感到肩头的沉重,再次想到任重道远、上下求索的古训。

1996年大暑之日

序

白 描

以前只读过麦青一篇小说，题为《疼痛的村庄》（即收入这本集子里的《野村》）。那时作者的名字很陌生，但我记住了：韩向阳。这是麦青的原名，最初他用这个名字发表小说。

编辑本套丛书，才使我得以较为系统地阅读了麦青的小说。作者于我仍很陌生——至今我仍未见过他，对他各方面情况所知甚少，但这位陌生朋友的作品却令我动情，使我产生一种亲近感，甚至依稀有种熟识作者的感觉。由此我相信这是一位真诚的人，一位愿意把心掏出来给人看的人。这种人总是容易让人从心灵上接纳他。

麦青的小说基本上反映的都是农村生活。这无疑与他的出身有关。据我有限的了解，他生于河南西峡农村，读过师范学校，教过书，又曾入大学外语系进修，现在县委宣传部供职。这样的经历虽超乎农民生活层面而涉足于更为广大的生活空间，但他了解最多、感触最深的还是农民。于是关于农民的歌唱便从他那略显沙哑的喉咙发出。他歌唱他们的昨天、今天，歌唱他们的命运、他们的追求希冀、他们的生生死死欢乐悲伤。从抗日、打土匪一直唱到“文革”和改革开放。半个世纪家乡农民的生存景观在他的歌声中得以展现。他用心在歌唱，也用心在思索，思索这块土地上人们的

历史命运，思索人生某些本质性东西。他痴情的投入是令人感动的。

说麦青的歌声略显沙哑，是因为我们从中感受到太多的沉重甚至是苦涩。在我选编这本集子时，从他提供的约25万字的作品中，我曾试图选择更多一点亮丽的色彩给读者，别让浓重压抑的色团逼得人透不过气来，但我没能做到。农民的苦难仿佛紧牵着麦青的注意力，就像医生注视病人的疾痛一样心不旁务。在对他们深情的关切和理性的审视中，他难以轻松地浅吟低唱。这不是故作沉重，不是故作悲天悯人状，通过作品，我们会发现，作者对农民的情感，源自内心深处，是一种血脉之间的相连与贯通。他写他们生存的苦涩与尴尬，写他们对自身命运的难以把握，写他们的不幸，写混沌中他们情性的彷徨与迷失，甚至也写他们身上一一些令人痛心的东西，诸如自私、偏狭、冷酷、愚顽等侧面，但这与某些我们曾见到的从农民苦难中以猎奇、取农民缺陷以玩味的作品迥然不同。麦青不是隔岸观火，不是欣赏把玩，我们似乎能看到他从心中流出的血。这是一曲曲在澎湃的血流伴奏下苍凉哀怨的吟唱。这也就决定了这些作品所具备的情感份量。当然，他不愿意让自己的笔墨浅尝辄止，不愿意仅局限对读者情感的冲击，他试图对人的心灵对人性进行深入的透视和刻画，试图让人们看到他的主人公命运、性格、行为背后那些厚重深长的历史、社会、民族和文化的根由，洞察拖在他们身后长长阴影的内藏，进而思考人生或者生命的本质意义。应该说，他的努力取得了某种成效。或许人们不会完全同意他的某些看法某些理解，这些看法和理解可能距事物的本质尚有距离，但我们会在他的促动

下去思考，会让理性的探灯射向人物命运的纵深地带。自然，这也算是对作者努力的一种补充了。

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处于社会最底层。虽然他们充任基石的角色支撑着社会的屋宇，但他们的生存状况却不免为社会所漠视。久而久之，连农民自身也对自己鄙薄起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对农民是一次极大的自身解放。他们挣脱种种藩篱创造了令人惊慕的伟业，他们的命运和精神状态也随之发生了或正发生着深刻巨大的变化。这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事实。一个关注中国农民命运的文学创作者，应该看到、承认并欢迎这种历史性的变化。麦青自然对此有所体会，在这本集子里，有些篇什接触到农民的这种变化，但显然，他对于他们身上旧有赘疣的关注留意超过了对他们正在裂变中萌生形成的新的素质、新的人格的兴趣。是他还不够敏感？是昔日的苦难对他影响过深过重？抑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无论如何，当含有新的生机新的希望的血液在他满怀感情的人物身上涌动时，未能投以热切的目光去注意去研究都不能不是一种遗憾，哪怕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机体。

在小说创作中，麦青正在探索。我们不难看出他已形成的某些特点，但还尚未定型，尚不稳定。令人感到很有希望的是，他已表现出了对于小说的驾驭能力。他笔下虽都是乡土题材，但写法不拘泥，不陈旧，在现实主义叙述基调中融入了某些现代手法，追循传统却不乏创意，推尚朴拙亦时显机智，这一切都显示了他所具备的才情。假如往后他能突破生活经历和环境对他的束缚，在作品境界开掘上再更高更美一些，那么，他是会有新的风貌的。

目 录

序	白描(1)
野村	(1)
活着	(39)
七月河滩	(62)
斑斓的花冠	(96)
五月半	(143)
耳巴子	(160)
迷魂草	(179)
磨坊女子	(212)
责编缀语	(244)

野 村

墙 洞

黄鹌鸟在麦地中间掏个洞。黄鹌鸟一头扎进洞里撅着屁股咕咕地叫。黄鹌鸟叫起来就像麦地在叫。五爹说：“再叫老子崩了你。”五爹是生产队长兼民兵排长。五爹有一支半自动步枪，那枪就靠在门背儿的鸡笼上。那次半自动步枪走了火，把五爹的房顶打了个洞。五爹喊全村的人都来看。

榆树皮面汤粘得很，热得很，那年五妈饿得慌，没等榆树皮面汤放凉就喝，喝罢就地上打滚，打了二十个滚躺在地上不动了。五妈性子太急，叫榆树皮面汤烫死了。五爹用一床新被子将五妈裹好，埋在西垭子的茅草坡上。

后来五妈的坟头生了一棵榆树。

五妈死了就剩下五爹一个人。他一个人住着三间破瓦房，一间烂草房，还有一个一亩大的院子。院子里空荡荡的，只在中间生一棵杏树，杏树上拴一头猪。天黑时五爹一个人在院子里不声不响地看猪睡大觉。五爹抱作一团蹲在那里，看上去像一堆干牛屎。

“今儿黑来跟我住吧？”五爹对我说。

“我不。”

“跟我住明儿我给你拾黄鹌蛋儿。”

“我不。”

“黄鹌蛋儿放在鸡窝里能暖出黄鹌娃儿。”

“我不。”

“跟……”

五爹又想说什么，忽然又不说了。沉闷了半天，他用手擤了一把鼻涕抹在鞋帮上。

五爹的隔墙邻居是方寡妇。方寡妇装着一嘴好金牙。方寡妇笑的时候尽量把一嘴好金牙全露出来。我们全村那时候只有一把牙刷子，那牙刷子就放在方寡妇的箱盖上。方寡妇每天早晨都要去河湾里刷牙。

刘全党爱玩。那年村里掏井，掏着掏着掏出一颗废炸弹。刘全党说他能将炸弹拆开。他就拿了锤子和凿子在院子里叮叮当地敲，敲着敲着炸弹响了，把刘全党炸成了碎片。大腿上的肉飞起来贴在墙上，卵子飞进了猪圈里，一节肠子挂在柿树上，头飞在邻居的房顶上。万铁生说：“刘全党不懂军事，还要张狂。”刘全党就是方寡妇的男人。刘全党死后留下一个儿子叫刘成兴。那年刘成兴四岁，方寡妇二十四岁。方寡妇看见男人的骨块肉片到处都是，干嚎叫就是哭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儿地恶心呕吐。

她请人将刘全党的骨和肉收拾好埋了。

还有一只脚没找到。那只脚原来飞到河沟里去了。三天后几个孩子和刘成兴在河里捞鱼虾时捞出来了。

是刘全党的脚，脚背上有块黑痣。

五爹当队长和民兵排长那年刘成兴已经十六岁了，但看上去却只有十一二岁。刘成兴生着一颗又尖又小的脑袋，又黑又瘦，像刚会扑棱翅膀的老呱娃。村里人都向他喊“老呱娃儿。”方寡妇疼他得很，整天上街给他买饼干、糕点、油条、麻花、水煎包、高尖糖、猪蹄、猪大肠、牛血冻、米花蛋儿吃。我没有吃过饼干、糕点、油条、麻花、水煎包、高尖糖、猪蹄、猪大肠、牛血冻、米花蛋儿，看见老呱娃儿吃得很愜气，就向他要。老呱娃儿说：“那你得向我喊声爷。”我说：“爷。”他就给我一截猪大肠。那截猪大肠是全世界最香的猪大肠，香了我整个的童年。因为我家里没有钱。乡下人没有钱。只有方寡妇有钱。方寡妇也是乡下人，却不知道她的钱是从哪儿弄来的。

方寡妇和五爹的院子只有一道墙隔着。墙是土墙，是五爹他爷用夹板打的。吃豌豆面馍肯放屁。五爹他爷爱吃豌豆面馍。五爹他爷就放屁。他一边啃着豌豆面馍一边放屁，一直放到馍吃完。五爹他爷早朽成骨头渣了，五爹他爷打的墙还没有倒。打墙的夹板得用一根鸡蛋粗的木棍棚着，墙打好一板后把木棍拔出来再棚下一板，木棍拔出来墙上就留下一个洞。打墙的人称那木棍叫“老鼠”，称那洞叫墙洞眼儿。

我们村里的墙上都有墙洞眼儿。

五爹小时候常把手插进墙洞眼儿里摸小虫儿，有时能摸出一窝没出毛的红皮小虫儿。小虫儿就是小麻雀。五爹长成人了，就不摸小虫儿了。但是五爹常跪在地上，眼对着他爷留下的一个墙洞眼往里看，有时候一看就是一袋烟的工夫。

“五爹你看啥？”我问。

“看小虫儿。”五爹说。又说：“滚！”

我就“滚”了。五爹就将院门关上，继续看小虫儿。

有一回我也去看那墙洞里的小虫儿，却看不见小虫儿。却看见墙洞那边是一个玉米杆夹成的茅厕。那茅厕就是方寡妇的茅厕。那茅厕就是在地面上栽一个大缸，缸上架两块木板，一脚踩一块木板人就蹲在缸上拉屎撒尿。

村西头万铁生的茅缸叫杜黑蛋用石头砸烂了。

“方寡妇那屁股白得……喂日他妈！”生产队里铡草休息儿时，五爹蹲在场边对万铁生说。

万铁生说：“白个球！我在朝鲜时，金玉善那才叫白呢！”万铁生当兵时去过朝鲜，打过美国佬，得过奖章。万铁生转业后分在县邮电局当股长。万铁生干了一阵子说“不美气”，就回家种庄稼了。

五爹看了万铁生一眼，泡哧泡哧地接连吸了五袋烟。

停了几天，五爹又对万铁生说：“方寡妇那肚子软得……喂日他妈！”

“软个球！我在朝鲜时……”万铁生说。

五爹又吸了五袋烟。

那天五爹又去看墙洞眼时却什么也看不见了。方寡妇用泥巴从那边将墙洞眼儿糊住了。有一次五爹用锨把戳那墙洞眼儿。方寡妇正蹲在茅缸的横板上解手，五爹的锨把通过去正好戳在方寡妇的后腰上。方寡妇恼得很，跟到五爹的院子里破口大骂。全村的男女老少听见骂声都涌来看热闹“洋戏”。方寡妇用食指指着五爹的脸说：“戳你妈那个×，不要脸！想戳去戳你妹子！”那天日头好，方寡妇骂时，金牙一

闪一闪的，叫人觉得方寡妇骂出的不是言语，而是铁。五爹先是蹲在地上不吭声，后来见围观的人多了，就跳起来大叫：“这墙是我爷打的。我戳我爷的墙洞眼儿，想咋戳咋戳，你管球不着。”村里的人听了都笑。但是方寡妇扑上去打了五爹一个嘴巴。

五爹也不还手。

五爹想说人。说人就是讨老婆。五爹想说方寡妇做老婆。所以五爹就把院里树上拴的那头猪卖了，买了一套中山装。又将光头蓄作长发，理出了发路。中山服我们那里称“干部服”，偏分头发我们那里叫“式头”。我们那里的人都说：“式头，式头，看来看去算个球！”那是庸俗的乡夫村妇对高雅事物的讥嘲。但是穿干部服，留式头毕竟走起路来官样气派，所以五爹一年四季穿干部服，留式头。五爹的衣缝里有很多灰尘和虻子，五爹的头发里有许多麦秸草叶，但是五爹的干部服和式头很自信地在村里村外晃来晃去。村里人看五爹走过来又走过去，都朝他的背影喊：“墙洞眼儿！”五爹好像没听见。

五爹找着万铁生说：“你牙还疼不疼？我知道一个偏方，用麝香熏，一熏就好。”万铁生说：“中球用，一熏牙就掉完了。”五爹又和万铁生说了些别的话，然后就说他想说人，想请万铁生去找方寡妇说说。万铁生后来就去说了。方寡妇说：“看他那个鳖形，也不尿泡尿照照他那个影！”五爹说：“不干去球！我还不稀罕她那个烂婆娘呢！她跟公社社办厂那个人混，谁不知道。”

但是五爹还看墙洞眼儿。

后来五爹当上了队长和民兵排长，大队给他发了个半

自动步枪，说是要“加强国防”。五爹的干部服和式头配上半自动步枪，样子更威风。他在村里悠来悠去，身上总不离那枪，就连下地干活、进城赶集、上坡放牛，那枪也都背在身上。万铁生说：“火棍头，烧个球！我在朝鲜战场上，美国的、苏联的，啥枪我没玩过？”

其实五爹心里不停地想着的还是讨老婆。想得久了，便又去找万铁生帮忙，万铁生便又去找方寡妇说了些话，方寡妇还是不同意。只是五爹当上了队长和民兵排长，身上背着步枪，身份也就高了许多，不能随便骂了，因而方寡妇也只是说：“唉，我们成兴都已经是十五六岁的大人了，我还往哪里嫁？”万铁生便将这话又原原本本地传给了五爹。

五爹也叹气。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要斗争地主富农。刘全党是富农，刘全党死了，但留下的老呱娃儿也是富农，所以要斗争老呱娃儿。方寡妇吓哭了，找到五爹求情：“刘全党是富农，我是贫农，刘全党死了，成兴应该随我的成份。”五爹只是笑而不答，城府深得很。但是五爹黑上跑去告诉方寡妇：“我给大队民兵营长说了，老呱娃儿表现好，先不斗！”方寡妇又问：“那将来斗不斗？”五爹说：“将来再说将来，有我呢！”方寡妇说：“不是我不嫁给你，是有个缘故。大前年公社武装部长要我说我，我对人家说要守一辈子寡，现在嫁给你，可把人家得罪苦了。”五爹低头想了好久，说：“今黑上我还得开斗争会，斗争冯万顺。”说完背上半自动步枪走了。

冯万顺是个地主，还是个斜眼。冯万顺走路老爱低着头，一只斜眼却往一边看，看得好不自在，好像心里在打啥鬼主意。大队让冯万顺站在摆起来的两张桌子上，然后将四